

[长篇小说]

一座天堂与地狱同体的城市是如何筑就的……

梦想之城

CITY OF DREAMS

[美] 贝弗利·斯沃林 著 王欣欣 译

New York



移民世家上下七代的离合聚散，殖民地到合众国的梦想之路
写尽新大陆拓荒时代的爱欲与疯狂



江苏文艺出版社
JIANGSU LITERATURE AND ART
PUBLISHING HOUSE

梦想之城

—— CITY OF DREAMS ——

【美】贝弗利·斯沃林 著 王欣欣 译



江苏文艺出版社
JIANGSU LITERATURE AND ART
PUBLISHING HOUSE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梦想之城 / (美) 斯沃林 (Swerling, B.) 著; 王欣
欣译. —南京: 江苏文艺出版社, 2014.2

书名原文: City of dreams

ISBN 978-7-5399-6884-1

I. ①梦… II. ①斯… ②王… III. ①长篇小说-美
国-现代 IV. ①I712.4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13) 第291627号

江苏省版权局著作权合同登记: 图字10-2012-236

CITY OF DREAMS

Copyright©2001 by Michael A. Ltd.

Simplified Chinese edition published in agreement with Baror International, Inc.,
Armonk, New York, U.S.A. through The Grayhawk Agency.

Simplified Chinese edition copyright © 2014 by Beijing Fonghong Books Co., Ltd
ALL RIGHTS RESERVED.

书 名 梦想之城

著 者 [美] 贝弗利·斯沃林

译 者 王欣欣

责任编辑 孙金荣

策划编辑 一 航

特约编辑 李淑红

文字校对 孔智敏

封面设计 主语设计

出版发行 凤凰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江苏文艺出版社

出版社地址 南京市中央路165号, 邮编: 210009

出版社网址 <http://www.jswenyi.com>

经 销 凤凰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印 刷 北京市兆成印刷有限责任公司

开 本 700毫米×1000毫米 1/16

印 张 29

字 数 551千字

版 次 2014年2月第1版 2014年2月第1次印刷

标准书号 ISBN 978-7-5399-6884-1

定 价 45.00元



(江苏文艺版图书凡印刷、装订错误可随时向承印厂调换)

作者序

City Of Dreams

本书对于纽约市（或者该说是曼哈顿）的描述忠于史实，只有一处例外：市政街并不存在。书中那条市政街乃由新阿姆斯特丹时期市政府附近许多难以尽述的新阿姆斯特丹小巷综合而成。

我试图精确描述纽约复杂的政治和社会史，事实上，那些最野蛮的事件最为真实，因为它们是从先人的日记和信件中整段撷取下来的。但这部分也有例外。禁止预防接种的法令其实是在 1747 年由克林顿总督颁布的，比书中的日期晚 10 年。但有证据指出，对预防接种的敌意当时就有，也引起了激烈的辩论。我将法令颁布的日期做了更改，是为了情节需要。

最后，也许令人最难以相信的，就是那些关于医疗技术与医疗过程的描写都合于史实。当时的人动手术确实没有麻醉，病人必须承受极大的痛苦。希望总是比绝望来得有吸引力，无论兜了多少圈子，他们的希望引领我们得到了今日的知识。往昔那些医治、看护伤病的人，充满了求知的欲望和治疗的渴望，常具备不凡的勇敢与坚强。这本书说的就是他们的故事。

—— 梦想之城 ——

目录

City Of Dreams

作者序 001

第一部分 麝鼠小径

(1661 年 6 月—1664 年 10 月)

飞来横福 002
兄妹反目 034
白皮肤弃婴 065

第二部分 望远小径

(1711 年 12 月—1714 年 6 月)

黑奴起义 078
割乳求生 106

第三部分 高山小径

(1731 年 8 月—1737 年 2 月)

地下手术 138
安芭的秘密 167

第四部分 **危崖小径**
(1737 年 8 月—1737 年 11 月)

祸起诅咒 206

黑寡妇 241

第五部分 **利爪挖眼小径**
(1759 年 9 月—1760 年 7 月)

复仇的种子 252

出 逃 276

第六部分 **烈焰小径**
(1765 年 7 月—1765 年 12 月)

藏宝图 326

母子交恶 357

第七部分 **战争小径**
(1776 年 8 月—1784 年 3 月)

加入起义军 364

“泽西”号上的俘虏 405

最大的卧底 429

尾 声 **梦想小径**
(1798 年 6 月) 445

致谢 455



第一部分

麝鼠小径

(1661年6月—1664年10月)

City Of Dreams

“曼哈顿”在阿尔冈昆语里是高山岛的意思。欧洲人还没来以前，这里是卡纳西族人夏天的家，到了冬天，他们会回到米托阿卡，也就是长岛。曼哈顿主要的卡纳西村落是渥儿波斯，位于岛的南端，各族都来这里做生意，换取卡纳西的货币，那是种精雕细琢的贝壳串，价值多少一看就知道。

离渥儿波斯不远，有个特别的地方，女人经期和生产时都要待在那里，由血灵守护，不让男人看见。因为男人不可以见到不洁状态下的女人，否则会失去男子气概，丧失渔猎与杀敌的能力。

女人从渥儿波斯走到那神圣处所的小路，就叫麝鼠小径。

飞来横福

1

这船长 37 英尺^[1]、宽 11 英尺，载着 9 名船员和 20 名旅客，在波涛汹涌的大西洋上摇摇晃晃地行驶了 11 个星期，头顶上的船帆日夜咯吱作响，俨然恶鸟展翼盘旋，等候死亡降临。

粪桶放在甲板上，只用一小块棉布帘子遮着，帘子老是被风吹得动来动去，很少乖乖停在原处。对莎莉来说，那些粪桶是旅途中的恶梦。

莎莉今年 23 岁，个子娇小，有深色的头发、明亮的棕色眼睛和一张窄窄尖尖的瘦脸，住过肯特郡谷仓里鼠辈横行的角落，也住过鹿特丹的贫民窟。航行中她拉个不停，每天得用粪桶七八次，那片薄薄的布帘老是飞起来。每一次帘子飞起，她看见那些饱经风霜的船员投来饥渴的眼神，看见他们等着她掀裙子，就觉得从肯特到这里的一切奋斗都是徒劳。

她的哥哥受着另一种苦，他晕船。卢卡斯·特纳身材高大，兄妹俩全身上下相像之处就只有深色的头发和聪慧的眼睛。以前人家都说他帅，但这趟航行折磨得他只剩骨架，他打第一天起就夜以继日靠在船边吐，连内脏都快吐出来了。

这趟航行超乎想象，令人难以忍受，但他们没别的选择，只能忍受。唯有一事值得小小庆幸：“公主”号离开鹿特丹的那个四月异常温暖，西行途中夏天早早降临，食物大半在最初三个星期就坏了，他们身体不适，就不容易饿。

这趟旅程比预期要长，也比预期更辛苦、更危险，听说目的地冬天严寒、夏天

[1] 1 英尺 = 0.3048 米。

酷热。“而且还有野人。”莎莉·特纳说这话时是六月的第一天，他们已经航行九周，兄妹二人站在船头，紧紧抓着栏杆。这位置浪特别大，但卢卡斯相信自己的状况糟到不能再糟，浪再大也无所谓了。站在这里至少能有一点点隐私。“美洲有红人，卢卡斯，他们把颜料涂在脸上，插羽毛、带斧头。天啊，我们怎么会决定去那种地方？”

卢卡斯沉默以对，因为他们在荷兰已经下定决心要冒这个险，而且他没法回答，他得靠在栏边再吐一下。胃里的东西早已吐完，就连胆汁都不剩，但干呕仍不肯放过他。

莎莉自有记忆以来，卢卡斯就一直在身边扮演保护者的角色，让她很有安全感，她实在没法看他受罪，那跟自己受罪一样难受。她蹲下身去，靠舱壁维持平衡，在篮子里翻了一会儿，好不容易找出一个小药瓶。“卢卡斯，我帮你在舌头上撒点甘菊粉。”

“不要，你就剩这么一点了，我不能用。”

“我还有，跟别的东西一起放在下头。”

“你说谎，莎莉，我看得……”他话还没说完，又干呕起来。

莎莉靠过来，手里拿着保证能舒缓他症状的解药，卢卡斯望着那个小瓶子，眼底尽是渴望。“你确定还有？”

“有，在行李箱里，我发誓。”

卢卡斯张开嘴，莎莉把最后一点点甘菊粉倒在他舌头上，让他15分钟之内免于晕船之苦。甲板下的坚固行李箱被仔细地包着防水布，里面确实还有些甘菊，但并不是粉末，而是种子，等着在新阿姆斯特丹落地生根，在曼哈顿岛的处女地上茁壮成长。卢卡斯和莎莉也在等，怀抱着同样的希望。

木造码头边已经靠了两艘船，“公主”号停在50码^[1]外，用木筏送人上岸。木筏一次载不了所有人，得分批运送，卢卡斯和莎莉是第三批下船的。

为了防止掉入水中，他们紧紧抓住木筏。船员说这个港口水深浪静：“这条海岸线上，能像这样用木筏运人上岸的港口可不多呢，这海湾平静得像个湖，真不容易。”这话卢卡斯和莎莉实在没法相信，因为浪来的时候他们在木筏上连滚带爬，之前挨了11周的地狱生活，现在虽想抬头看看究竟到了什么样的地方，却忙着稳住身体，顾不得看。

终于，双脚踏上了实地。初上岸，站都站不稳。三年前那段航行较短，只从英国到荷兰，但三年来他们始终没立稳脚跟。卢卡斯说：“等一下，小莎，再过一会儿就没事了。”

莎莉放眼望去，阿姆斯特丹堡垒的一角垮了，残垣断壁堆在地上；岸边有座风车，但一点风也没有，所以扇叶静止不动；绞刑台上吊着一具尸体，尸体上浇了沥青，

[1] 1 码 = 0.9144 米。

苍蝇嗡嗡绕着飞。烈日无情，晒在身上会痛。她低声说：“卢卡斯，天啊，卢卡斯。”哥哥轻拍她手臂要她别慌。

有人高声叫道：“喂！特纳先生，你要是腿能动了，就到这边来。”

卢卡斯轻声对妹妹说：“那边有树荫，去树荫下等我，我来处理。”

几块粗糙的厚木板放在小树做成的支架上，就成了张临时台子。喊他的那人坐在台子后头，名单放在台子上。卢卡斯摇摇晃晃走过去。那人头也不抬，说：“特纳？”

“对，卢卡斯·特纳和莎莉·特纳。”

“英国人？”

英国腔老是害他泄底。“是的，但我们得到授权……”

“你们由伦斯拉尔领主授权，我知道。你分配到的地是第二十九号，在北边。顺着堡垒后面的百老汇大道往华尔街^[1]走，沿着镇外墙边走十分钟，从城墙的二号出口出去。那里只有一条小路，一直走下去就对了。你那块地很好认，有三棵松树排排站，每棵树上都有白粉做的记号，等你走到就知道了。”

卢卡斯弯下腰，想看清楚那荷兰人面前的文件。“这是我那块地的地图？”

“这是伦斯拉尔领主所有领地的地图，你的那块也在里面。”

卢卡斯伸手想拿图来看，那人抢先把图抽走，惊讶地抬起头来看他。“你识字吗？英国人。”

“是的，而且我想看看这张地图，看一下就好。”

那人有点疑心。“为什么？你能看出什么来？”

卢卡斯这才意识到自己看起来有多邋遢，衣服松垮垮地挂在骨瘦如柴的身上，胡子也有好几个星期没刮了。“我至少能从图上看出待会儿要走多久的路，看出那三棵树离这里有多远。”

“用不着。我可以直接告诉你，如果你下船到现在两条腿已经能正常走路，那大概半天时间就能走到。”他望了莎莉一眼，又说：“女人家走起来或许就没那么快，有些坡还挺陡的。”

卢卡斯又靠过去看图，这回那人没把图抽走。卢卡斯看见图上有条线将城镇和郊区划分开来，正是他所谓的“城墙”，紧邻城墙处有一小块聚落。“我们的地……”卢卡斯指着那紧邻城墙的小聚落说，“是在这一区吗？”

“不，那是外城，有仓库和农场供应城内所需。”他对这新来的人这么好奇感到挺有趣，用肥短的手指头指着离外城有段距离的不规则小圆圈说，“那个是积水塘，是干净的水源，可以酿啤酒。你还想知道什么？英国人，要不要我帮你安排导游？”

“我的地讲好是要在城里的，”卢卡斯说，“如果要住外城我也能接受，但不能

[1] 华尔街：原文为 Wall Street，即“墙街”之意。

太偏远。我是个理发师，住太偏远的地方没法做生意。”

“我说你的地在哪里，它就在哪里。从现在起你是个农夫了，这里需要的是农夫。”

“等一等，”有个傲慢的女人声音响起，“我有话跟这个人说。”不远处站着几个人，说话的人是其中一个娇小女子，这么热的天气，还披着荷兰人的灰色粗呢斗篷。她从斗篷里伸出一条修长的手臂，指着卢卡斯说：“叫他过来。”

“是，夫人，遵命。”他作势要卢卡斯过去，低声说，“不管她叫你做什么，你都照办，不要怀疑。”

卢卡斯走过去，摘下黑色宽边帽，拿在手里，向那女子点头行礼，等候发落。

她的头发颜色很深，间有灰发，全部向后梳成一个严谨的发髻；五官轮廓鲜明，讲话的时候嘴唇不怎么动，仿佛很怕自己一不小心会露出笑容。“我刚听见你说，你认得字，还是个理发师？”

“是的，夫人。”

“那么，你在那艘船上当船医吗？”她指的是停在港中的“公主”号，“愿神保佑船上的人。”

“不，我不是船医。”

“那就好。我们殖民地已经受够了船医，全是些无知的刽子手。你是英国人，却会讲荷兰话，那艘船又是从鹿特丹来的，不经伦敦，那么……你是英国理发师公司的成员？”

“是的，女士。但我在鹿特丹住过两年，据说在这里也可以营业……”

“当然，当然可以，没道理不行，只要你有本事……”她咬住下唇，仔细端详他。卢卡斯只能静静地任她打量，几秒钟后，她指着莎莉问：“我想，那是你太太吧？”

“不，夫人，我还没结婚。那是我妹妹，莎莉·特纳。”卢卡斯打个手势要莎莉过来，莎莉没过来，只远远行了个礼。

那女子忍不住露出一丝笑意。“看来这位小姐不怎么听话，卢卡斯·特纳，你妹妹爱不爱你？”

“我相信她非常爱我，夫人。”

“很好，我也有位兄长，我也非常爱他。我是安娜·施托伊弗桑特，我哥哥是新尼德兰的总督，彼得·施托伊弗桑特。目前……”

老天啊！卢卡斯心中暗骂，怎么这么倒霉，一来就遇上了施托伊弗桑特总督和他妹妹？他之所以要大老远跑到这个鸟不生蛋的地方，就是为了要躲开权力当局的管束。

或许是他的念头没表现出来，也或许是她不愿理会，总之她说：“目前我哥哥需要一个技术高超的人，而我呢，我很认真地在想，卢卡斯，不晓得你会不会就是那个人。”

卢卡斯没别的选择，有机会就得紧紧抓住。“那得看他需要的是哪一种技术，夫人，如果您指的是我的工作，那我很在行。”

“要看你在行的是什么。我听说伦敦的理发师和疡医^[1]虽同属一个公司,执业项目却不一样。”

卢卡斯听见莎莉倒抽一口气。他说:“说起来是这样没错,可是这两种行业的学徒都在同一处地方见习,所以只要有兴趣,两样本事都学得到。我动手术的本事跟理发一样好。总督需要的是什么样的手术?”

那女子似乎也听见了莎莉刚刚发出的声音,朝她望了一眼,但随即判定这年轻女孩无关紧要,回头对卢卡斯说:“理发师,我认为我哥急需开刀拿掉结石。”

卢卡斯露出了微笑。

总算,这许多星期以来,总算有件事情是他毫无疑问、有十足把握的了。“感谢神吧,女士,你找对人了。如果令兄需要的是移除结石的专家,那他运气很好,找我就对了。”卢卡斯望向莎莉,莎莉面无血色,他假装没注意,“来吧,小莎,拿我的工具来,病人等着呢。”

据说,彼得·施托伊弗桑特的统治方式十分权威,任何人胆敢质疑他,都会付出沉重代价。但是此刻他面如土色,痛到渗出汗珠,躺在床上,看起来十分渺小。

卢卡斯摸摸他的额头,又冷又湿。“大人,您哪里痛?”

“肚子,最下面的地方,剧痛,像火在烧,痛到没法小便。我妹妹认为里面有结石。”

安娜·施托伊弗桑特站在门边暗处。卢卡斯听见有人提到总督的妻子,还听见小孩的声音,可都是只闻其声,未见其人。唯一现身的是一名黑人女子(如果关于殖民地的传闻没错,那她应是黑奴),除此之外屋里就只有卢卡斯、床上的病人,以及掌控大局的总督之妹。码头上的行政人员称她夫人,所以她应该已婚,或至少结过婚,只是依照荷兰规矩没冠夫姓而已。她在背后盯紧卢卡斯,锐利的眼光仿佛能在他背上钻出一个洞,卢卡斯心想,她不但拒用丈夫的姓,八成也拒用他的老二。

卢卡斯靠近病人,细看他混浊不清的眼睛、苍白的脸色,闻见他半张的嘴中呼出的酸腐气味。“大人,从您的样子看起来,施托伊弗桑特夫人恐怕说对了。如果她说得对,如果是结石,那我能治,可是……”他有点迟疑。开完刀以后,有些人会因为症状缓解而万分感激,有些人却只记得手术的痛苦,为此恨你一辈子。要是新尼德兰的总督记恨在心,那莎莉和他可就要倒大霉了。

施托伊弗桑特追问:“可是什么?”

“手术中会很痛,”卢卡斯决定把丑话说在前头,“比现在的痛还要痛。不过,手术做完你就会痊愈。”

[1] 原文中用的 surgeon 一词,在从前地位比较低,和现在所理解的外科医生意义不太相同,故用中国以前对外科医生的称呼“疡医”一词来解释。

“你是说，如果我还活着的话？”

“大人，您能活下去的机会很大。”

“但不是绝对。”

“总督大人，相信您一定明白，世界上没有绝对的事。但这种手术我做过几十次，相当熟练。”

“那些病人都还活着？”他痛得连说话都得咬牙切齿。

“也许有六七个没活下来，但是，总督大人，他们原本就是身体很弱的人，在还没受结石折磨以前状况就很不好。”

施托伊弗桑特端详眼前这个英国人，挤出一丝笑容，说：“我可不弱。至于你，英国人，你很奇怪，虽然荷兰话讲得乱七八糟，可是听起来还挺有脑子，怎么会一副邋遢样，而且臭得……喔，对了，我妹妹说你刚从‘公主’号上下来，所以也许……”

一阵剧痛，那荷兰人咬紧了牙，汗如雨下。卢卡斯忍不住要担心他会把颞骨咬坏。

卢卡斯弯下腰，用床单一角去擦总督的脸。半分钟后，没那么痛了，施托伊弗桑特深吸一口气说：“手术……”痛楚耗尽了她的元气，他讲起话来有气无力。“手术要花多长时间？”

“45 秒，”卢卡斯说，“从开始到结束，一共 45 秒。您可以计时。”

总督瞪着卢卡斯说：“我会。45 秒？你确定？”

“是的。”

施托伊弗桑特掀开床单，露出齐膝截断的右腿。“锯这条腿的时候他们花了 45 分钟。”

卢卡斯看看那半条腿，再看看病人的脸，病痛让他憔悴得脸都凹了。四目相对时，施托伊弗桑特并没将目光移开。卢卡斯点点头，转身向门边女子说：“夫人，拿点朗姆酒吧，有多少就让他喝多少。”

安娜·施托伊弗桑特从暗处走出来。“这屋子里没有朗姆酒。”

“那就找人去弄点来，您的哥哥不能……”

“不！我可以。”施托伊弗桑特虽然还在痛，但这话语气坚定，声音也没刚才那么抖了，“我不喝烈过一般麦酒的饮料。”

“可是现在情况特殊……”卢卡斯望向那条断腿。

“那时候我也没喝。”施托伊弗桑特平静地说，“理发师，我怕痛，更怕上帝。”

“那就悉听尊便了。不过，有个办法也许能够两全其美，请容我先告退片刻……”

卢卡斯走出房间，莎莉紧抱着她的篮子和一个小皮箱，坐在走廊上楼梯的顶端，他的工具就在小皮箱里。她一见卢卡斯就跳了起来，很紧张地问：“他情况怎么样？不开刀能不能治？”

“不行。”卢卡斯也冒汗了，他抬手用黑外套的袖子擦汗，旅途中累积的脏污已

经留下了一块印子，“老天保佑，我得开刀把结石拿出来。”

“可是……”

“没有‘可是’，结石不拿出来，他恐怕就要让自己的尿给憋死了。”

“要是他在手术中痛到死掉怎么办？要是他失血过多死掉怎么办？”她很着急，但不得不压低声音说话。

“这人很能忍痛。”卢卡斯不安地望了望房门，“他有条腿膝盖以下锯掉了，锯的时候居然没喝烈酒止痛，他说他不喝比麦酒烈的东西，就连锯腿的时候用来止痛都不肯。至于失血的问题，我只想办法让血别流太多了。小莎，帮我祈祷吧，工具给我。”

“卢卡斯，要是有什么万一……”

“不会有事的。等手术结束以后，他就会认为我是继古希腊盖伦以来最了不起的疡医。”

“但你只是个理发师，卢卡斯，当初就是这些外科工具害我们被赶出伦敦的呀！”

“我知道，可是我们现在人在新尼德兰，不在伦敦，机会来了就该牢牢抓住。你还有没有止血粉？快找出来。”

莎莉迟疑不动。

“快点，小莎，就算没有止血粉，我也得开这个刀。”

她又想了几秒钟，才开始翻找。“有了，找到了，”她拿出一个小陶罐，“止血粉。分量够用。”

“太好了，还要一些鸦片酊。”

莎莉摇摇头说：“没有了，我发誓。我只带了一点点上船，在船上用掉……”

“该死！再仔细找一下，莎莉，无论如何，能找出一点也好！”

她摸了半天，总算摸出一个小小的白瓷瓶，用来存最后那一点点甘菊粉的也是这种瓶子。“这里头原本装的是鸦片酊，现在已经空了。”

卢卡斯抓过瓶子，拔掉瓶塞，闻了闻，眯起眼睛往里看。“也许还有一滴。有总比没有好。有啦，我看见瓶底还剩一两滴。”他把瓶子塞紧，放进裤子口袋，转身向总督的卧室走去。“祝我幸运吧，小莎，别听，也别担心，叫声不会持续太久的。”

莎莉坐回楼梯顶端，篮子放在膝上紧紧抓着，只有这些草药能提醒她自己是谁，又怎么走到了这步田地。

这座房子建在堡垒一角，和她从前在伦敦或鹿特丹见过的官邸都不一样，一点也不壮观。两层高的楼房里面住着总督一家和仆人，外墙是砖砌的，内墙是打磨光亮的木头，就连木造阶梯都光可鉴人，她低下头，就能看见自己的脸在破烂到露出脚趾的靴子底下偷偷往上瞧。

即将离开荷兰的时候，卢卡斯买了这双靴子给她。他说旅途漫长危险，木鞋不

顶用。这是双尖头靴，鞋绳一路系到脚踝上方，她原本觉得这鞋很棒，但现在好像没那么棒了。墙上那些镀金画框里健壮的荷兰人仿佛都望着她，露出瞧不起她的神色。天晓得，这种眼神她见多了。

在肯特的时候，他们住在父亲多佛酒馆后面的马厩里，因为所有床位都拿去便宜租给旅客过夜，所以11个小鬼全挤在草堆里睡。许多劣行发生在他们的兄弟姐妹身上（通常在父亲的默许之下发生），但卢卡斯一直保护她，没让她受到伤害。卢卡斯不愿为出身所困，一直努力向上爬，莎莉也一直相信他办得到。当卢卡斯自学认字然后教她的时候，她对他有信心。当卢卡斯拿莎莉画的素描——内容是几个男人翘着光屁股在鸡奸一个六岁的小男孩，而且那小男孩是特纳家的孩子——去给理发师与疡医公司的人看，硬要到一个当理发师学徒的机会时，她对他有信心。当卢卡斯要她去伦敦找他，两年后那些疡医却逼得他们流落街头时，她都还对他的远大志向充满信心。但是现在，他们大老远到了这个陌生的地方，他竟又要去掌权者身边找麻烦，这一回，她就没那么有信心了。

卢卡斯回到施托伊弗桑特的卧室。病人仍然躺在床上，强忍着痛。安娜·施托伊弗桑特弯腰用蘸过香水的布帮哥哥擦脸。卢卡斯靠过去，低声对她说：“叫人去军营找三个壮汉来，要年轻力壮的……”

“不用，”施托伊弗桑特用命令的口气说，“不用找人来压住我。”

“大人，我说这话没打算让您听见，但我并不是要叫人来压住你，只是想固定住手术的位置。开刀的时候难免抽搐，那与勇气无关。”

“我不会抽搐，理发师。”

“大人……”

“快动手吧，不然我就当你是江湖术士，叫人把你吊死。”

卢卡斯犹豫了一下，看看安娜，安娜摇摇头。卢卡斯从口袋掏出那个白磁瓶。“那么，请您张开嘴。”

“我说过了，不喝烈酒。”

“这不是酒，是我妹妹做的药。”施托伊弗桑特似乎还是不放心，卢卡斯便把药瓶举在他面前说：“您看看这个分量，就算它是朗姆酒或杜松子酒，连婴儿也都灌不醉吧？”

一秒钟后，总督张开了嘴，卢卡斯把瓶子里最后一滴鸦片酊倒在他舌头上。其实争论毫无意义，这点分量根本没用。不过有时只要病人相信那药有用，就真的有用。

“这会让您好受很多。”卢卡斯说得像真的似的，“现在呢，大人，我们得让您离开这张床，靠到窗边那个箱子上去，那边光比较好。请您用手肘的力量撑住身体，但在那之前……”他转身对安娜说，“夫人，拿个桶子给我，还要几块布和一壶烧开的热水。”

她出去之后，卢卡斯检查一下工具箱里的东西，有一打较粗的羊肠线、三把大小不同的解剖刀、两把锯子、一根穿好了羊肠线的针，以及一根有沟槽的探针和一把能开四指宽的长臂钳子，可用来去除结石。

窗下阳光里，苍蝇嗡嗡是唯一的声响。床上的男人咬紧牙关忍着痛一声不吭，一直看着卢卡斯，卢卡斯也和他对望。终于，安娜回来了。“你要的热水、桶子和干净的布都在这里。”

“谢谢，”卢卡斯起身脱掉外套，卷起袖子。“现在，大人，我扶您下床好吗？”

“好，可是……安娜，你先出去，不要待在这里。”

“我不要出去，彼得，要是你……”

“这种事女人家不要看，出去吧。”她离开后，他说：“好，理发师，我们快点把事情了结。拿我的手杖过来，我可以……”又一阵剧痛袭来，他讲不下去了。过了好一会儿，才用微弱的声音说：“快。不管多痛多久，看在神的分上，快动手吧。”

“45秒，”卢卡斯再度保证，“我发誓，从第一刀到手术结束，只要45秒。”

施托伊弗桑特在他的搀扶下跳到窗前的箱子旁边，身体前倾，照卢卡斯指示用手肘撑着靠在箱子上。其实，对卢卡斯来说最方便的状况是病人在箱子上蹲着，可是只有一条腿的人没法做那种姿势，斜靠箱上已经是最佳选择了。卢卡斯把总督的长睡衣往上拉，露出胖嘟嘟的屁股。动手之前，他说：“总督大人，有件事得先跟您谈一下。”

“什么事？”

“我的手术费。”

“你疯啦？我真想拿马鞭抽你！当然会付你手术费啊，你当我是什么人？”

“您是个严格的人，但处事公正。我听说您说话算话。”

“没错。所以你想要的不是钱？”他痛得不住喘气，“要什么？赶快讲！”

“我要一块离城近一点的农地，还要在城里面有个能执业的地方。”

施托伊弗桑特回头看着卢卡斯说：“城里面早就满了。在新阿姆斯特丹，房子的问题就连我也没法控制，码头到城墙之间住了1500个人，到处乱盖，挤得要命……天啊！理发师，这也太诡异了！屁股对着一个人的脸，要怎么跟他讲话！”

“总督大人，我执业需要的空间并不大，小小的就行。”卢卡斯只说话，碰都不碰他的工具。

“可是……好吧，我们会找块角落给你。你赶快……”

“还有那块地，我妹妹和我的地，不用在城里，但不要离城太远，也许可以在外城。”

施托伊弗桑特听完这话，只瞪了卢卡斯一秒钟就说：“快动手。你要的这些我都能给你，城墙内的理发店、外城的农地，都行。但我得活着才能下令。”

“我想您没问题的，总督大人。”卢卡斯把袖子卷得更高些，“现在进行的是检